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十八

郝敬解

微子第十八○陪臣執國命世亂仁賢隱故微子次陽貨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名啓商王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名胥餘比干王子名封于比名干二子皆紂諸父也去遯也罪人曰奴周禮奴男子入于皐隸諍言曰諫死被殺也仁者忠愛之眞心也初微子母旣生啓立爲后

復生紂而敢賢箕子勸帝立以爲嗣大史爭之謂紂后生子貴當立而封啓于微及紂即位無道忌微子微子謀于箕子比干遯去事見商書紂疑箕子黨于微子執而囚之比干諫遂殺之三子所處不同其去留生死紂制其命而三子隨分自盡耳非有心各執爲一道也世或以此優劣三子孔子謂其愛君憂國之心同皆骨肉大臣分無所逃情無所解微子寧棄封爵不忍以猜忌之身致同氣之殘箕子義無可去甘囚繫以企君之一悟比干義不容默寧直諫死不忍見宗社之亡至誠惻怛之心同也或問微子何以

當去曰不去紂疑箕子比干抄微子謀已也書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去我乃顛隮是也箕子何以爲之奴奴非箕子自爲也紂以其嘗勸先王立微子今微子去疑將與之同逃故囚之紂不死亦將與比干同見殺矣凡三子所爲皆天理人情之至處心毫髮無憾書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可謂不食其言矣何容道優劣乎或曰微子抱器歸周有諸曰有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易明夷之六四入于左輔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卽此事也當世抑或有疑微子之去者夫子稱三仁以雪微子也或曰周旣亡商矣微子

何嘗受爵曰商亡非周之咎也周不取商亦亡如周之事商亦可矣文王宜取而不取武王取之而不欲獨夫死而先祀不絕賓微子而不臣何爲不受然則微子既存商祀矣箕子封朝鮮不亦可已乎曰箕子之適朝鮮非就封也嘗自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紂死箕子慕孤竹之義遠處海濱武王不忍奪其志即朝鮮以爲食邑若箕子肯受封有商之故地在何必海濱乎武王克商二年始訪道于箕子箕子乃言洪範首稱十二祀猶商時也娓娓數百言不及革命事亦無一語相崇奬直陳所聞爾汝相告可謂不降

其志者矣有微子之智而不必去無比干之死而不
苟生夫子贊易明夷之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
以之與文王並稱其欽崇至矣
此章之言因微子發端時紂尚在三子以身殉國微
子何當先去詩詠殷士臣服于周夫子亦嘗歎之矣
故傳記云微子面縛銜璧肉袒牽羊執茅見武王夫
子言三仁專爲微子明心迹也若箕比之仁不言可
知然處微子之地不得不去孟子謂貴戚之卿君有
大過反覆諫不聽則易位易位莫如微子矣使父師
少師能爲伊尹廢紂立微子則商不亡紂所以懷疑

而微子所以不能一朝居也聖人持論本乎人情管仲不死子糾而相桓夫子猶許其仁而況微子乎若夫泰伯三讓與文王事殷稱至德武王誅紂歎未盡善語其至者大道無方天運有寒暑日月有薄蝕各適其時不過乎物而止必欲聖人自立于無過之地則已甚已甚則窮天地聖人所以無窮者變而通也此篇多記夫子處窮之事故首殷三仁孔子之先微子之裔也

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奴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脩善行仁義以自持紂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刳其心○按家語孟子比干紂諸父也史記云箕子紂親戚也鄭玄王肅亦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爲紂庶兄按尚書箕子稱父師比干稱少師少師旣爲諸父豈父師反爲諸兄乎或據孟子云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并疑微子爲諸父非也兄之子指比干而帶言微子之賢異于紂耳豈謂微子亦諸父邪

微國名子姓子爵通作郿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穀作微註云微子食邑在商爲畿內地至周分屬魯今山西潞城縣有微子故城蓋微子當帝乙時

封于外紂忌之與箕子俱從畿內○箕國名亦子姓子爵相傳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即今遼東榆社東南有古箕城箕子在殷之故封無考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杜元凱謂大原陽邑有箕城今大原府大谷縣○比干封比地未詳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天子之士師是司寇之貳也爵下大夫諸侯之士師士耳小官也柳下惠爲春秋名賢而官止士師孟子所謂不卑小官也處卑賤之位一黜即當

去至再至三而不去不已辱乎或人之問蓋譏之也直道四語圓融而其心玩世不恭孟子謂焉能浼我所謂南方之强也屢黜不去迹反近固是爲逸民然其量寬弘直而不倨士處無道危行言遜宜如此所以爲聖之和也此魯國先賢夫子嘗舉以教門人如周公謂魯公之類周衰魯弱夫子遭世亂此篇詳記其事而首舉柳下惠亦從先進之意惠三黜不去夫子去不待三惟遲遲其行耳和而不恭君子不由也○刑官曰士尚書舜命皐陶曰女作士古者習文史有才識者曰士獄官爲民司命必以士爲之皐陶在

五臣中最爲文明觀虞書皐陶謨則知皐陶所以爲虞士者矣官長曰師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其屬有鄉士縣士方士訝士皆獄官也周衰法弛司寇專恣士師之職始輕魯孟氏以司空兼司寇使陽膚爲士師蓋家臣也戰國時齊蚳鼃辭靈丘請士師則士師又卑于邑宰矣舊稱柳下惠爲大夫檀弓所謂家大夫者耳若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小官矣春秋時大夫僭諸侯故家臣稱大夫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年三十有五是歲魯季孫意如逐昭公魯亂晉政衰山東諸侯獨齊景公稍振夫子適齊景公欲用夫子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謂孔子盛容繁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景公自謂老不及用也待孔子者與羣臣謀以爵祿處孔子也孔子魯人即以魯亞卿位處之力猶可勉但年老時不逮矣雖用焉能及夫欲用孔子與羣臣謀猶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其能有成乎孔子之行非爲季孟之閒實決于不能用之一言嘗自謂苟有用我期月而可晏嬰謂累世不能究

是浸潤之譖也本疑孔子魯人未肯盡心于齊故孔子遂行將反魯也下五章皆以所涉歷爲序夫子所欲有爲者自魯以外惟齊與楚齊不用反魯魯不用適楚楚又不用復歸魯以次記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與餽通女樂女子善歌舞者歸將納之宮中也時魯定公十二年夫子年五十有四由大司寇攝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而用犂鉏計選女子八十人文衣舞康樂文馬二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語魯君爲周道遊觀終日

季受之三日不聽政郊祭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宿于屯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師已反以告桓子桓子曰罪我以羣婢也

或曰齊人懼孔子興魯則奚爲不自用曰用則疑其不忠于齊不用則嫉其大行于魯是以爲狡計也然則孔子遂行何也曰豈有敵人納女子于君側而讒妬不生者乎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尊賢也此言不行將焉用彼相故去也或曰苟女樂不受夫子終不去乎曰是未可知也魯惟有季氏耳季桓子用孔子非其情也迫于陽虎公山弗擾諸人之叛而用之

定公不得而主也故孟子云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非定公能行也女樂亦季桓子受之非定公受也魯不知有君知有季氏季氏亦不知有君而知有己孔子欲有爲于魯則季氏可終貸乎公祿既去者可不反乎如篇內所載季氏不法事歌雍舞八佾旅泰山伐顓臾之類可以不改步乎三月而齊人懼矣季氏得無懼乎季氏不去則魯事不可爲雖無女樂季桓子能安孔子乎然則三月仕于魯何也千載知音無如孟氏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當時無魯三月之兆千古誰知孔子然則去三桓不如少

正卯何也曰少正卯易去三桓未可卒去也史記謂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嘗考春秋魯定公之世未嘗書殺大夫殺大夫春秋所惡也世儒以是為聖人武而聖人所以正朝廷定邦國者非以殺也大夫有死辟亦非大夫所得專殺公臣而立威名是申商之政聖人不為也有問于楊雄氏者曰孔子之爵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此夫子所以老于行也○季桓子名斯季平子子意如之子定公五年意如死

桓子嗣。定公十二年。夫子爲魯司寇攝相。桓子當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
欲與之言。趨而辟避之。不得與之言

夫子欲有爲于宗國而不可得。諸侯自齊以外。莫如
楚。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適楚。楚有狂士者不知其姓
名。迎車而歌。以諷夫子。接。迎也。輿。車也。鳳本靈鳥。當
亂世出。是其德衰微也。前者誤出。及今猶可引去。已
止也。而語辭。殆危也。言當知止。今仕者皆得禍也。是
時楚將有白公之難。楚狂知時事日非。發危殆之言。

其人亦非苟然者夫子下車將禮貌之即禹聞善言則拜之意楚狂趨避猶衛碩人永矢弗告之志也其人雖狂夫子未嘗非之彼旣接輿而歌則在輿者自當下相見自當有言不必聖言定爲何事也下車自是聖人氣象趨避自是狂者訑訑之態與夫子無生平而迎車放歌下車又嫠然不顧所以爲狂

春秋五霸迭與齊桓公首盟諸侯晉楚狎主齊盟南北爭衡百有餘年天行之數自北而南三五以降中原王氣漸銷識者謂東南有天子氣不自秦始矣自秦以還帝王多楚產春秋重與與楚王而刪詩首南風

終服楚王迹熄詩亡春秋作二經聖人心思所寄也晉將亡楚將興蓋前知之不然晉密邇中原生乎足跡不入其境間關數千里適楚楚地廣民衆足以大有為自魯定公十二年夫子去魯訖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垂十五年强半居陳蔡間是時陳蔡殘破不可以為國意常在楚也當時所以遲遲之故不可考而檀弓稱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陳蔡之圍子貢適楚昭王以師來迎子路嘗自言南遊于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列鼎而食重茵而坐疑即此時也昭王欲封孔子以書社地七百里子

西阻之時魯哀公六年也孔子年已六十有三是年
秋昭王卒夫子返遇楚狂沮溺丈人歸志始決向使
昭王不死子西之阻不行夫子其能舍楚哉世儒說
春秋謂楚爲夷狄擯不與同中國無稽之言也
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楚人好養性躬耕自食昭王
時楚政無常佯狂不仕王使人聘之笑而不應夫妻
負釜甑戴紝器變名姓隱于蜀之峨眉山○楚辭云
接輿髡首○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

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楚國芈米姓子爵帝顓頊之裔在帝嚳時重黎爲火正號祝融以罪誅而其弟吳回代之吳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最少者曰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文王師之鬻熊之孫熊繹事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即今荆州府歸州東七里丹陽城是也國號

荆徙封枝江故枝江亦名丹陽八傳至熊渠分立三子爲王長子康爲句亶王卽今荆州府江陵縣次子洪爲鄂王卽今武昌府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卽今德安府雲夢縣自熊渠七傳熊儀爲若敖九傳至熊眴爲蚡冒十傳熊通爲楚武王始都郢卽今荆州府城北十里古南郡紀南城是也武王之孫成王始稱楚春秋僖公元年始書楚人後爲七國滅于秦

鳳靈鳥詳第九篇楚辭云已矣哉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賈誼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法言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長沮（菹）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憂）而不輟（拙）子路行以告夫子憮（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
時夫子自楚反蔡長沮桀溺丈人皆楚人也長沮以
長處沮洳之鄉名也桀溺以桀然沈溺不返名也耦
耕兩人並耕也津渡處也道路生疏故問之偶逢二
人皆隱者也子路下車故夫子代執輿當時人皆知
有孔子故長沮云世無奔走四方之人惟有魯國孔
丘其人自知津處此語甚含譏諷桀溺不問夫子者
已聞子路之告長沮也知仲由復問孔丘之徒者譏
失所從也滔滔下流貌言世運日卑往而不返也誰
指當時君相也以用也易變也變亂爲治也言舉世

皆趨于無道誰肯用爾變易者而汝也辟人謂擇主奔波諷夫子也辟世謂隱居獨樂自謂也從辟世欲子路效己隱也耰覆種也不輟不停也亦不告以津處二子氣象朴直譏夫子而實未嘗不相知故夫子聞言知其賢而悲其忘世有低回不忍去之意憮然猶悵然鳥獸不可與同羣諷其隱居山林不與世偕則與鳥獸同羣矣徒衆也此二語應辟人之士二語有道謂天下順治也此二語應滔滔二語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常也有道相忘于無事人皆可能無道撥亂反正非聖人不能用之則行豈避無道乎沮溺

輩材具止此不能易世岦得不避夫子亦云賢者避世避同心異也聖人身隱而心存天下沮溺避世深山窮谷而已鳥獸數語仁愛之心惻然春秋宇宙須是無地可著孔子顏淵云夫子道大天下莫能容子曰回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者其知已也情態不忍絕人勢又不能遠舉皇皇此意誰知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使生逢盛世豈淪落至此一腔心思隱然言外不獨爲沮溺解嘲耳

按夫子周流四方所遇惟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七子皆賢人尋常功名士無能望其後

塵惟聖人為能矯其失而但云作者七人蓋不知其姓名亦不欲亟稱以長學者傲世之習也此篇所記皆聖人處亂之事其告沮溺丈人語皆憂世底蘊天運否極故繼以逸民樂官散亡窮則反本故思周公周士其十九篇則退而與諸賢共脩之窮居者也二十篇則道集帝王之大成者也生平老于行不肯自王欲為周公與周士輔明主使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出于一所以脩春秋而黜五霸也一部論語淹貫聖人心跡自見

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賈氏云二人各執一

耜耕也古耕以牛故冉耕司馬耕皆以牛爲字而貫氏謂後漢始用牛非也○爾雅云涯水處曰津今河南蔡州葉縣北十里黃城山下有流水當適蔡之路相傳爲沮溺耦耕子路問津處○執輿執轡也馬轡曰轡一車四馬馬各二轡四馬八轡外兩馬各以內一轡繫于輿前御者手執惟六轡也御者立當車中乘者立左侍衛者一人立右時子路爲御下問津故夫子自執也○耰播種而以鋤平土覆之也賈誼云借父耰鋤又云鋤櫌戟矜耰櫌通鋤柄也矜通矛柄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火蓧弔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從而後從夫子在途追隨不及也高年曰丈人杖拄杖也以杖謂行以杖自扶也荷肩負也蓧芸田器也子見夫子問前途去者之遠近也子路見丈人儀貌

不常故問之丈人見子路知其從師遠遊者因責以不務農業猶桀溺之言從辟人也不分不辨也孰為夫子道路不相識也植杖而芸插其杖于地執條以芸也除草曰芸若示以勤四體分五穀之事猶桀溺之耰而不輟也拱斂手致恭也丈人年長於直子路聞其責己而拱立卽聞過則喜之懷與丈曰未之之也老[illegible]莫逆于心而悚然起敬也丈人感子路敬己遂留宿授餐止留也殺雞炊黍田家之具也使二子出見報以敬長之禮也明日卽止宿之明日子路越宿無一辭而行以告夫子信丈人之獨善為賢也夫

子云隱者謂不仕忘世與己異也猶莊周云彼遊于方之外我遊于方之內之意夫子使子路反見致己意以答其慇懃聖人與人為善愛人敬人之盛心也子路至則丈人已他出猶楚狂之趨避隱者固執之常態也不仕無義以下子路反而夫子言以教子路也朱子嘗見福州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是也若以為子路語丈人行矣向誰語乎蓋子路意嘗不樂夫子之出如浮海則喜見南子往公山佛肸則不悅晨門沮溺丈人輩皆向子路語也故夫子矯隱者之偏以明己志不仕無義言士君子道德有諸己而決意遯

世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謂子路拱立敬丈人爲長者丈人亦見二子敬子路爲長者尋常禮節報施尚不可廢况君臣之義等于天地隱居忘君抑獨何心所以不仕者爲世道汙濁自潔其身耳若此則傲世不恭將以名分爲土苴廢大倫自此始而可憂有甚于不潔身者故君子欲仕以盡分明倫行君臣之義雖世道昏濁而忠義在人心名分在宇宙自不可易豈道不行而遂忘其君乎故昔者華士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太公誅之傲不可長也隱者偏執與聖人道不同不可以爲訓子路好勇憤世故告以此非

獨曉丈人耳前章論避世離羣不仁其志悲而婉所以憂民也此章論隱居不仕無義其辭嚴而正所以憂君也仁義聖人所以愛君澤民也

不仕無義須善理會春秋之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本無君之世維持世道全仗士君子聖人以天下為己任故持此論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大人之事天下之通義也無君子立朝尊主芘民冠履之義誰為維之若鄙夫患失輩槩以其仕為行義非聖人之意丈人沮溺自是英賢故行義為君子言也不然當世豈少公卿大夫乎既曰行義又旨道不行已知之

[illegible]行義即不必行道也道行而仕即君臣之義行道不行而君臣之義亦未嘗去懷夫子雖不仕而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已知之矣有二意一不以君舍我而忘君一雖不行而猶庶幾也大抵聖賢以民物為體其造就機括惟在君臣一倫故位者聖人之大寶然丈人輩不仕為無義而曾點漆雕開不仕又與之何也曾點漆雕開養其志以有待也丈人輩決志長往者也凡聖門諸子大義素明雖子路有慍見求之之歎而志存為邦問事君問政與隱者輩殊趣皆聖教所漸也士苟忘世必至長傲聖教以明倫為

本非不潔身而不至廢倫隱者所欲在潔身其忘君也如遺其憤世也如譬流爲巢許陳仲無親戚君臣上下是以亂也如下章逸民亦隱者而其見遠隱者廢倫而逸民全倫也佛老得罪于聖人爲其廢倫素隱耳故作者七人行非不高矣未嘗是之稱爲作者而不述其名不與夷齊諸君子并列爲其不可以訓也故下章即繼以夷齊諸人

丈人猶長者積尺爲丈丈長也漢書註云丈人莊嚴之稱也春秋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以杖杖自扶也任在肩曰荷手持杖而肩荷蓧非以杖荷之也蓧字書

作莜與耰通鋤類兩手共曰拱老子云雖有拱璧孟子云拱把之桐梓兩手合持也玉藻云頤霤垂拱俯身沓手也家語云師襄避席葉拱兩手薄心也拱而立致恭也聞丈人言而致恭故丈人亦感其恭而以二子見答敬長之禮也夫子使子路反見答丈人館穀也禮受尊者賜則有往拜教子路反見不言拜而言見禮殺于尊者也〇芸耘通除草也詩云或耘或耔呂覽云凡禾之患不俱生俱死是以先生者米美後生者爲秕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先生曰兄後生曰弟〇雞見前篇〇黍暑也種必俟暑先夏至

三十日種孟子云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或謂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陽氣生遂名黍谷事本附會而可證黍字之義○月令五穀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此以五氣所宜爲五也周禮職方氏揚荊宜稻青宜稻麥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謂黍稷麥也兗宜四種謂黍稷稻麥也豫宜五種謂黍稷菽麥稻也此五穀之正也周禮冢宰三農生九穀鄭衆註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爲九鄭玄云無秫與大麥有粱苽也膳夫饋食有六穀稌黍稷粱麥苽据禮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爲六也崔豹古今註云稻之黏者爲穛稷之黏者爲秫說文云禾嘉穀木旺而生金旺而死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黍禾屬秔稻屬稷五穀之長粟嘉穀之實也爾雅云粢稷也稌稻也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蔬果之屬助穀二十爲百穀愚按米精良者曰粱傳云膏粱是也穀高大者亦曰粱俗謂高粱是也俗呼稷爲粟而五穀通謂之粟從其多爲名稷長五穀最多也穀皆謂禾惟麥不與爲春秋書大無麥禾春生秋成曰禾禾和也得四時之

中和也秋生春成曰麥麥莫也長于秋冬之間莫然而成也凡秫秔稌宜水之種皆謂稻稻滔也滔然而濕也凡黍稷菽麥宜陸之類皆謂粱粱亮也亮然而高也粟夏熟曰黍黍暑也暑月熟也秋熟曰稷世謂稷爲粟粟肅也詩云旣齊旣稷稷亦肅也與儀禮尸謖速之謖通秋氣嚴肅也稻黍稷麥菽五穀各以類細分如農家所云每穀何止二十種百亦不足矣言百舉大數耳若蔬果之實豈可以爲穀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壽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節行超軼之稱逸猶逃也無位曰民亞倫行義失位而為民者也伯夷叔齊以國相讓諫伐而逃以全君臣父子兄弟之倫終身不仕故首稱逸民虞仲周大王次子與其兄太伯處父子兄弟嫌疑之閒能以國讓而遠逃蠻荒開東吳之業故曰夷逸後繼太伯為吳君故雖逸而不與夷齊同稱民也朱當作譸書云譸張為幻卽陽狂也朱陽也詩云我朱孔陽張開設也陽為開張而內實堅介柳下惠三公不易汙

君小官不辭與鄉人處不屑去少連東夷之人夫子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其人守禮如此而外爲譸張以混俗與下惠同歸下惠旣仕少連亦嘗仕者故亦不稱民不去故亦不稱逸夷齊生虞仲後而居先者以爲逸民之正也虞仲先惠連者虞仲之逸尤關大倫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子曰以下記夫子評論之辭志以心言身以行言不事王侯不降其志也不食周粟不辱其身也其伯夷叔齊之謂與者言惟二子足以當之也柳下惠少連譸張

不恭其志降其身辱迹與逸民相反然言發乎志志雖降而言中有倫理非涇渭不分也行出乎身身雖辱而行中有思慮非去就不明也言行爲樞機榮辱之主也樞機旣密則雖降而不降雖辱而不辱賴有此耳所以謂之請張也而已矣者較夷齊微不及之辭虞仲遠竄隱居蠻荒舍中國文物之鄉而習爲蠻語似乎言無倫行無慮者而其處父子兄弟嫌疑之迹斷髮贏身示不復用此其中有淸焉雖廢棄禮法而所全者大此其中有權焉權以通變故爲夷逸行與夷齊侔也廢猶前章廢倫之廢此以廢求全故曰

權也五子志行不同皆人倫高標非避世潔身亂大倫者比然奇行瓌節非用氣不振非作意不奮用氣即不無偏作意即未忘我名節立而應未圓此中蓋有則焉凡靜躁殊軌取舍異途行有萬變道惟兩端曰可曰不可而已所是曰可所否曰不可兩者相乘有可因有不可有不可因有可若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也則猶法也詩云彼求我則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即從心不踰之矩也用舍行藏各有自然之法則在我者不言而喻故曰我則也異于是猶孟子云姑舍是也指可不可約五子之行而言也無可

義不可之謂中無不以逆以心不以事物以義理猶
言無意必固我無信果適莫也蓋可不可者事物之
定則凡事物究竟未免有可有不可而聖人制事宰
物之衷初未嘗拘于可不可之一方惟因時勢理數
通變順應我常居象先不操一毫成心于胸臆所謂
大本立達道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鑒
空衡平自然之天則[illegible]一時能有此尺度乎漢
袁宏云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古
今所同無中立之地有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溺于
物人亦有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果于忘世矯枉過

直憤世嫉俗人爭以爲高士范曄謂有不譚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其風愈往其習愈偏如丈人沮溺輩浮蕩遯民而其究務徇名法亡君臣上下潔身廢倫故士貴審則也惟聖人從容中道不偏不倚豁然自適于易簡之途以示士林之弘軌踽踽涼涼隘與不恭聖人不由也禮云人情者聖人之田不近人情不可爲則故曰以人治人其則不遠人情節是天理君臣父子長幼節是聖賢潔身易無道之準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君子之仕行其義也聖人每自敘極平易而微妙玄通不可擬故曰掤則

行舍則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何思何慮吾道一以貫之此也五子高世絕俗刻意尚行都向此中銷融道德之極至也記者記此于篇終為人物之軌神化之宗佛語上乘無一法可得踏襲此意

逸民以下五人三品或當世士論有此次第夫子斷之而以虞仲居惠連後者非優惠連于虞仲也惠連與夷齊志行相反故并提論虞仲可方夷齊又生夷齊前名列夷齊後者夷齊多君臣一倫沒齒為民虞仲蹤跡頗奇較諸張玩並未關大倫者高一等故序

惠連上夫子云其斯而已矣者僅取之也其論虞仲不以惠連較特言其淸便可方夷齊言其權非止可與立矣其優于惠連甚明逸者逃散之名五子皆生長富貴棄祿位而逃與素貧賤隱者不同夷齊爲父子兄弟逃以讓國爲君臣逃以避周身潔倫全士行之表也故以逸民首稱夫子贊曰其伯夷叔齊與者希貴寡儔之辭餘三子一爲夷逸未全爲民也一爲譸張未全爲逸也未可與夷齊等故逸民獨歸夷齊而虞仲處父子兄弟間與夷齊頗似但仲之讓泰伯先之苟伯不讓則國尤非仲有也視叔齊承父命者

異且夷齊逃不越諸夏虞仲逃則之夷狄矣夷齊逃爲民虞仲逃爲莫君矣故別目爲夷逸者以高夷齊之爲逸也惠連混俗同塵較三子卑不及格然非其本眞陽爲寬和以侮世耳如袒裼裸裎不去與伯夷之隘虞仲之放廢相彷而中實介然故目爲譸張附逸民後是士大夫之爲逸者非眞逸民也大抵朝宁與山林異執士君子動必合則下惠儼然縉紳而與鄉人狎有方外之習世以與逸民並稱而實非逸民目曰譸張論曰降辱其斯而已矣而猶有取焉者爲其汙君亦仕小官不辭猶知有事君之義視沮溺丈

人傲然忘世者爲猶賢乎云爾故此附于逸民彼但目爲隱者

夷逸朱張舊云二人姓名按漢書地理志註云夷逸竄于蠻夷而遁逃也近代有人物考云夷逸夷詭諸之後甚無稽註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不知何物子弓乃得比于孔子荀卿悖謬而王弼謂爲卽朱張者以夫子語不及爲同己亦謬也本因張與弓附會爲名字耳按朱與譸古字通用凡从朱者多从壽莊子南榮趎淮南子作南榮疇左傳鵲鶘咮咮與公在乾侯叶作躊躇躊躇之躊或亦作

跦風俗通呼雞云朱朱博物志作喌喌周禮春官甸祝職禱牲[illegible]禂牲鄭玄讀禂作誅蓋古字諧聲朱壽周通用故書云譸張爲幻爾雅作侜張誑也詩云誰侜予美晉劉琨詩云自頃輈張文選注引揚雄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古朱張侏張輈張譸張通

○我則異於是舊解則字作轉語未然蓋因上文五子中倫慮中廢權而言則卽中也偶合曰中[illegible]然曰則聖人所以衡人物酌古今惟有則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易云乃見天則書云明哲實作則春秋傳惟則定國毀則爲賊卽堯舜所謂中子思所謂發而

皆中之節孟子所謂心之權度聖之時也猶方圓之有規矩也有則然後可不可有所範圍五子不及聖人正惟無則聖人所異于五子惟無可無不可而所以無可無不可惟其有則若無則者無可無不可爲鶻突矣我則猶言吾道也吾道一以貫之爲一部論語提綱此語爲一部論語括囊讀者未可草草異於是者非不可五子而立異也聖人處五子之地亦必爲五子但五子有偏勝旣不降不辱卽可以無首陽之餓旣逸卽可以不必夷而譸張尤聖人所不爲若夫出處去就二途聖人豈能違之五子皆有聖人之

一體而聖人居全處中非能割而離也不然無可無不可而又不可五子自戾其旨矣聖人所異于五子在無可無不可五子所異于丈人沮溺在不降辱而中倫慮清權丈人諸子自謂不降辱然其隱也非逸其不仕也非讓其潔身也廢倫誰降之辱之彼亢然自潔而有意逃名名根猶在也有心輕勢勢迹未忘也與惠連虞仲猶偏而況敢望夷齊乎其行藏偏執其可不可無則惟聖人從心不過其則論者以處事熟爽嘗之如馬援稱漢高帝無可無不可彼直豁達大度纔謂之無不可耳豈足語于不測之神乎

虞仲。即仲雍。姬姓。字孰哉。雍。熟食也。周大王之次子。大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文王。泰伯知之。與虞仲逃荆蠻。蠻人賢而推伯爲君。國號句吳。虞仲斷髮文身效夷俗。以示不用。及泰伯卒無嗣。吳人立之。春秋傳子貢對吳宰嚭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即所謂夷逸者也。虞仲三傳爲周章。當武王有天下。求泰伯虞仲後。而周章已君吳。遂封以後泰伯。封周章弟于夏墟。爲虞仲後。亦稱虞仲。祖孫同號。即虞公之始祖也。○虞。故夏墟。即今山西平陽府安邑夏縣等地。武王以封周章之弟。爲虞公。

至魯僖公二年爲晉所滅左傳疏云虞仲之孫中國爲西吳則是句吳爲東吳也今蘇州府常熟縣虞山有仲雍塚虞仲泉此東吳之虞也山西安邑夏縣境中條山有虞坂蒲州有虞都故城史記吳世家謂之北虞則是常熟之虞爲南虞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了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逃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飯以下皆其僚屬干繚以下皆人名適往也避亂往他國也亞次也飯食也

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大師侑之或闕人

或有人未去也王者日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天

子諸侯飯以樂侑以官魯諸侯四飯僭也每飯各官

干繚缺三人皆侑食者方叔武陽襄四人皆司樂者

鼓擊鼓者播搖也鼗與鞉鞀通小鼓有柄有耳搖擊

之也鼗言兆也作樂先搖鼗以兆衆音大鼓繼之衆

音乃作詩云置我鞉鼓奏鼓簡簡是也河漢皆水名

入者往而不返潛藏于其地也

魯以諸侯僭用天子禮樂大夫效尤歌雍舞八佾昭

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舞者二人餘皆萬於季氏比

及定哀之季陪臣執國命陽虎從祀公朝廢常舉之禮樂官濫殺于私門哀公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正樂即所云師摯之始也摯賢而知音夫子嘗與之言樂其屬多賢者摯憤國事之非先去其屬從之固聖人餓頃之化亦國家零落之秋記者記此于季桓子受女樂與逸民之後傷魯之式微而聖道其終不行矣

白虎通云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大陰之始也○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大祭祀大饗帥瞽登歌令奏樂大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小師上士四人即少師也掌教鼓鼗柷敔簫管弦歌大祭饗登歌摯拊下管擊應鼓徹歌磬師中士四人下士二人掌教擊磬○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詳先聖遺事鼓詳十九篇磬詳十四篇○舊誥樂師皆瞽人其屬有上中下瞽三百人夫歌工有定數不可缺也顧安得世世有無目知音而賢者之多人乎古神瞽知音後世襲用其名猶善射者之皆名羿耳不然師摯以下遠涉異國其皆扶杖而往邪舜父瞽瞍豈眞無目者邪未見顏色而言

其貢舊者邪

齊詩第六篇楚詩商章○秦出帝顓頊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邑于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三傳至秦仲十傳至秦穆公霸西戎三十傳爲始皇帝併六國有天下二世而亡○河黃河也唐虞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是爲三河禹貢冀州爲帝都即今山西北直隸等地東西南三面阻河河千里一曲自積石山入中國今陝西臨洮境北流轉東復

折而南約三千里抵龍門爲西河南抵華山之北復折而東爲南河過孟津即今懷慶府孟縣又東過洛汭又東至大伾山即今北京大名府濬縣又折而北是爲東河過降水大陸即今順德府鉅鹿縣等地此禹貢故道所謂東西南三河者也殷三河爲畿輔地周滅殷分其墟爲邶鄘衛三國周襄王以河內地賜晉文公春秋時三河多屬晉晉分屬韓魏晉語云入河外列城五註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皆黃河所經之地○漢張騫云河出西域葱嶺于闐二源唐薛元鼎云河出吐蕃西北崑崙山

元入中國使人窮訪河源出崑崙西北行更一月有泉百餘泓渙散沮洳方七八十里泥淖弱不勝人跡旁履高山下視爍如列星是名星宿海東南流至崑崙山又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與陝西韓城龍門界上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九千餘里此元人之說也〇漢水發源梁州有二東源出嶓冢山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西源出陝西鞏昌府秦縣始出爲潛東流至寧

羌與沔合爲漢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滄浪水在今承天府沔陽州古竟陵也三澨即今漢川古江夏也大別山名漢水入江之處在漢陽縣古夏口也○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而晦老子云江海以其善下爲百谷王莊子云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又云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爲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玄中記云天下之强者東

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或作沃焦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東一石方厚各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名沃焦山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初武王革商分封周公于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留相王室而遣伯禽歸魯此其戒命之辭言開國承家以忠厚為本也君子謂賢諸侯也不施猶顏子所謂不施勞也親謂九族周親也親者免役中庸所謂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以勸親

親也征役曰施免役曰舍周禮小宰職治其施舍國語云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又云縣無施舍言縣鄙之民均役也或云施當作弛遺棄之意亦通不以不用也既爲大臣社稷倚重乃猜疑離間使欲用而憾不得用非所以任賢也故舊先世舊臣或微時知己大故惡逆也棄擯去也求備責望大過也一人謂天子也曲禮君天下曰天子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天子建國以親諸侯恩施隆矣爲諸侯者當厚以報主廉以自脩恩不可數得寵不可常恃苟恣成己之欲而苛索上之短非忠臣之用心也蓋求則責尊備則

觖望情有必窮過有難寡諸侯而求備于天子則大夫亦求備于諸侯為人上者不亦難乎上下攜則泰道不成親離怨棄皆由此始古叢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如周公之事成王遭謗而愈恭大舜之事父母不得而自怨以天下惟君親難責備此忠臣孝子人倫之至也苟能以天王聖明視一人而以有罪當誅自責雖文王為臣止敬不過是矣舊作用人解則大臣故舊非人邪既曰不使怨不棄又曰不求備意復矣大約四語三事親親也用人也尊王也皆以忠厚為本論心非論事也親親之事多而獨言不施故大

臣之事多而獨言不使怨不以篤舊之事多而獨言不棄奉上之事多而獨言不求備本人情易簡眞切者而言立政之本非謂法可遂廢而于不率之親不軌之臣不肖之故舊皆可姑息也是以魯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子孫式穀歷三十四傳同時大國齊滅于田氏晉分于六卿衛亡于狄楚翦于吳少得免者而魯世世晏如也公以忠厚得家亦以治天下故周雖東而綿祀八百其亡也得禍亦輕皆仁厚之遺澤也聖門以仁爲教以禮爲治達道九經所以爲周公仲尼之道而異于刑名功利者也故繫諸篇末師摯適

齊誌魯之衰也此章思魯之始也衰極思治終則反本夫子所以思變魯而夢寐周公也
魯公爲世子與成王同學其歸國晚魯受封非自成王始武王克商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周公封魯以有事留王室武王崩成王幼周公遂留相使伯禽歸魯此周公東征黜殷伐奄建洛邑之後也蓋周居西土距東遠武王雖勝殷而三監作梗東海五十餘國皆叛徐江淮夷終西周叛附不常皆恃其遠也封太公于齊封周公于魯二公親信元老骨肉重臣託爲遠藩故太公之齊王命以五侯九伯之征而齊

人遂尚功伯禽歸魯周公教以親親尊賢之道而魯人遂尚德康叔封衛周公以王命作梓材教以無胥戕胥虐引養引恬德用悅懌與此同其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蓋尊爲天子上無可以自達卑爲臣民下無可以自代惟邦君有王以專其責于上而下惟受其成有大臣以分其事于下而上惟通其意故惟諸侯可以無爲忠厚柔順乃長世之謨峻刻寡恩實速亡之道蓋是時成王幼沖誥諫淺而多猜忌無逸戒譸張洛誥戒其朋享惟識物貴不明農君奭憂嗣子大弗克恭過佚前人光是

周公所慮也故教伯禽事上之道猶詩云虔恭爾位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意乎云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小人之使人也求備焉使衆人猶難求備而況事一人乎凡為人子者勿求備于其親則孝必篤為人臣者無求備于其君則忠必盡記曰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事一人而無求備則泰交成而[illegible][illegible]譽矣或曰責難陳善非與曰此非諸侯之事也諸侯衛一人者也人臣好招君之過以鬻直其罪與阿諛等故凡納誨盡其誠須上彌其短如射論中同也惟君射中離維綱揚觸捆復皆釋獲萊則否惟君中三侯皆

攘衆則否故人有不善則直惟君父之惡則否尊尊之道然也君至天子而極臣自邦君而始諸侯立下君與臣之閒惟自求備故不敢求備于天子天子以一人君天下天下求備者多故天下求于天子備難也天子所不能備者諸侯代爲之備故天子與諸侯共天下者也諸侯之所不得求備乎天子者即諸大夫國人之所不得求備于諸侯者也

周公之戒子以身先之也成王幼而忌刻故武庚一叛而二叔誅死雖其不肖當世所以處之者似亦過當故周公作大誥康誥小雅棠棣皆垂涕泣而道之

則成王于親親之恩寡也公時避謗居東二叔死公不得預患而見疑雖公亦未免有不以之憾是時十亂諸臣猶多存者而召公欲告老則于故舊之誼亦或未盡也周公所以彌縫匡救慰留君奭者卽勿求備于一人之意而卽以之教其子千古人臣忠信篤敬未有如周公者矣故論語記其辭于篇末夫魯以文獻取重天下後世者惟其有周公孔子也而周公所以開國傳家者卽孔子所以垂教天下後世者也吾人倫之至中庸之至德書存金縢大誥康誥詩存棠棣論語載其家訓至誠惻怛之情藹然在千古人

心而孔氏蔡仲之命誣聖人殺兄爲薄夫左袒則所云君子不施其親之謂何矣秦漢以前處士橫議傳先聖毀仁義而爲此言如謂顏氏野合生孔子孔子不識父墓殯母于五父之衢凡若此類誕罔不根達人視如觀火使周公殺兄責子以親親孔子不識父墓而教人禮義欺世罔民不孝不弟莫如周公孔子詩書論孟廢而不講可也讀周公之訓爲之拊心

尚書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高高

然而上反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三子往視之見梓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伯禽歸魯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爾無以魯國驕士我文王子武王弟今王叔父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吾聞之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

守以淺者庸此六守者皆謙德夫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戒之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皆賢臣佐周興者也或云文王時人晉語云文王詢于八虞虞官名也察理任事曰士八士盖一母四乳乳二子故齒同名亦相似卽名以表其實也伯仲叔季兄弟之序也八名四義伯通仲變叔時季行也通變時行道之大也猶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不然亦隱者逸民之流矣伯長也達通也适活通開也

初乳生二子其才通達開豁也仲中也上次曰仲突者變而出也忽者化而隱也次乳二子其才變化舒卷也叔少也夜者晝之息也夏者時之大也萬物休于夜相見于夏三乳二子其才能因時顯晦也季末也隨縱也騧旋也四乳二子其才能從容周旋也備此四者兄弟濟美壎唱箎應同寅和衷輔明主而致隆治熙世之人倫也自古聖哲貴有通變時行之道者泰否存亡乎遇三仁事紂八士遇文易地皆然記者記三仁于篇首見殷所以亡也記八士于篇終見周所以興也記沮溺丈人諸子見春秋所以亂周所以

衰也天下國家以得人興以不用人廢春秋有一仲尼不能用何尤于三仁何羨乎八士何怪乎沮溺丈人輩避世不返也

八名四韻夜音亞與夏叶隨通作隋與騧叶周禮有隋祭音妥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註云隋垂下也南北為隋隨從之意隋代之隋音隨隋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去辵辵音綽走也古隋隨通用騧本馬名音瓜詩云騧驪是驂通作⿰車咼與濄并音戈水回旋曰濄盛膏器曰⿰車咼與輠同車行以膏滑其軸曰輠齊人謂淳于髡為炙輠皆利行圓轉之意

八士或謂武王時人或謂成王時人或謂宣王時人

或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

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南宮忽卽仲忽南宮

伯達卽伯達也尚書亦有南宮适又宣和博古圖有

南仲疑卽仲突仲忽豈八士皆氏南宮邪今咸陽縣

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塚

論語詳解卷十八終